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 潘淵校點

# 三國演義

三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##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

卻說程昱獻計曰：「雲長有萬人之敵，非智謀不能取之。今可即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，見關公，只說是逃回的，伏於城中爲內應，卻引關公出戰，詐敗佯輸，誘入他處，以精兵截其歸路，然後說之可也。」操聽其謀，即令徐州降兵數十，逕投下邳來降關公。關公以爲舊兵，留而不疑。次日，夏侯惇爲先鋒，領兵五千來搦戰。關公不出，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。關公大怒，引三千人馬出城，與夏侯惇交戰。約戰十餘合，惇撥回馬走。關公趕來，惇且戰且走。關公約趕二十里，恐下邳有失，提兵便回。只聽得一聲礮響，左有徐晃，右有許褚，兩隊軍截住去路。關公奪路而走，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，箭如飛蝗。關公不得過，勒兵再回，徐晃、許褚接住交戰。關公奮力殺退二人，引軍欲回下邳，夏侯惇又截住廝殺。公戰至日晚，無路可歸，只得到一座土山，引兵屯於山頭，權且少歇。曹兵團團將土山圍住。關公於山上遙望，下邳城中火光冲天。卻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，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，只教舉火，以惑關公之心。關公見下邳火起，心中驚惶，連夜幾番衝下山來，皆被亂箭射回。

捱到天曉，正欲整頓下山衝突，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，視之，乃張遼也。關公遙謂曰：「文遠欲來相敵耶？」遼曰：「非也。想故人舊日之情，特來相見。」遂棄刀下馬，與關公叙禮畢，坐於山頂。公曰：「文遠莫非說關某乎？」遼曰：「不然。昔日蒙兄救弟，今日弟安得不救兄？」公曰：「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？」遼曰：「亦非也。」公曰：「既非助我，來此何幹？」遼

曰：「玄德不知存亡，翼德未知生死。昨夜曹公已破下邳，軍民盡無傷害，差人護衛玄德家眷，不許驚擾。如此相待，弟特來報兄。」關公怒曰：「此言特說我也！吾今雖處絕地，視死如歸！汝當速去，吾即下山迎戰！」張遼大笑曰：「兄此言，豈不爲天下笑乎？」公曰：「吾仗忠義而死，安得爲天下笑？」遼曰：「兄今即死，其罪有三。」公曰：「汝且說我那三罪。」遼曰：「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，今使君方敗，而兄即死戰，倘使君復出，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，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一也。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，兄今戰死，二夫人無所依賴，負卻使君依託之重，其罪二也。兄武藝超群，兼通經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，徒欲赴湯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爲義？其罪三也。兄有此三罪，弟不得不告。」

公沈吟曰：「汝說我有三罪，欲我何如？」遼曰：「今四面皆曹公之兵，兄若不降，則必死。徒死無益，不若且降曹公，卻打聽劉使君音信，如知何處，即往投之：一者可以保二夫人，二者不背桃園之約，三者可留有用之身。有此三便，兄宜詳之。」公曰：「兄言三便，吾有三約。若丞相能從，我即當卸甲，如其不允，吾寧受三罪而死。」遼曰：「丞相寬洪大量，無所不容。願聞三事。」公曰：「二者，吾與皇叔設誓，共扶漢室，吾今只降漢帝，不降曹操；二者，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，一應上下人等，皆不許到門；三者，但知劉皇叔去向，不管千里萬里，便當辭去。三者缺一，斷不肯降！望文遠急急回報。」

張遼應諾，遂上馬，回見曹操，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。操笑曰：「吾爲漢相，漢即吾也。此可從之。」遼又言：「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，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。」操曰：「吾於皇叔俸內更

加倍與之。至於嚴禁內外，乃是家法，又何疑焉。」遼又曰：「但知玄德信息，雖遠必往。」操搖首曰：「然則吾養雲長何用？此事卻難從！」遼曰：「豈不聞豫讓『衆人國士』之論乎？劉玄德待雲長，不過恩厚耳，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，何憂雲長之不服也？」操曰：「文遠之言甚當，吾願從此三事。」

張遼再往山上，回報關公。關公曰：「雖然如此，暫請丞相退軍，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，然後投降。」張遼再回，以此言報曹操。操即傳令退軍三十里。荀彧曰：「不可，恐有詐。」操曰：「雲長義士，必不失信。」遂引軍退。

關公引兵入下邳，見人民安妥不動，徑到府中來見二嫂。甘、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，急出迎之。公拜於階下曰：「使二嫂受驚，某之罪也。」二夫人曰：「皇叔今在何處？」公曰：「不知去向。」二夫人曰：「二叔今將若何？」公曰：「關某出城死戰，被困土山，張遼勸我投降，我以三事相約，曹操已皆允從，故特退兵，放我入城。我不曾得嫂嫂主意，未敢擅便。」二夫人問：「那三事？」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。甘夫人曰：「昨日曹軍入城，我等皆以爲必死，誰想毫髮不動，一軍不敢入門。叔叔既已領諾，何必問我二人？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。」公曰：「嫂嫂放心，關某自有主張。」二夫人曰：「叔叔自家裁處，凡事不必問俺女流。」

關公辭退，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。操自出轅門相接。關公下馬人拜，操慌忙答禮。關公曰：「敗兵之將，深荷不殺之恩。」操曰：「素慕雲長忠義，今日幸得相見，足慰平生之望。」關

公曰：「文遠代稟三事，蒙丞相應允，諒不食言。」操曰：「吾言既出，安敢失信！」關公曰：「關某若知皇叔所在，雖蹈水火，必往從之。此時恐不及拜辭，伏乞見原。」操曰：「玄德若在，必從公去。但恐亂軍中亡矣。公且寬心，尚容緝聽。」關公拜謝。操設宴相待。

次日班師還許昌。關公收拾車仗，請二嫂上車，親自護車而行。於路安歇館驛，操欲亂其君臣之禮，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。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，自夜達旦，毫無倦色。操見公如此，愈加敬服。既到許昌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。關公分一宅爲兩院：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，關公自居外宅。操引關公朝見獻帝，帝命爲偏將軍。公謝恩歸宅。操次日設大宴，會衆謀臣武士，以客禮待關公，延之上座，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。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。關公自到許昌，操待之甚厚：小宴三日，大宴五日；又送美女十人，使侍關公。關公盡送入內門，令伏侍二嫂。卻又三日一次，於內門外躬身施禮，動問「二嫂安否」；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，曰「叔叔自便」，關公方敢退回。操聞之，又嘆服關公不已。

一日，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，即度其身品，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。關公受之，穿於衣底，上仍用舊袍罩之。操笑曰：「雲長何如此之儉乎？」公曰：「某非儉也。舊袍乃劉皇叔所賜，某穿之如見兄面，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，故穿於上。」操嘆曰：「真義士也！」然口雖稱羨，心實不悅。一日，關公在府，忽報：「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，不知爲何，請將軍速入。」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，問：「二嫂爲何悲泣？」甘夫人曰：「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，覺來與糜夫人論之，想在九泉之下矣，是以相哭。」關公曰：「夢寐之事，不可

憑信。此是嫂嫂想念之故，請勿憂愁。」正說間，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，公辭二嫂往見操。

操見公有淚容，問其故。公曰：「二嫂思兄痛哭，不由某心不悲。」操笑而寬解之，頻以酒相勸。公醉，自綽其髯而言曰：「生不能報國家，而背其兄，徒爲人也！」操問曰：「雲長髯有數乎？」公曰：「約數百根。每秋月約退三五根。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，恐其斷也。」操以紗錦作囊，與關公護髯。次日早朝見帝，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。帝問之，關公奏曰：「臣髯頗長，丞相賜囊貯之。」帝令當殿披拂，過於其腹。帝曰：「真美髯公也！」因此人皆呼爲「美髯公」。忽一日，操請關公宴。臨散，送公出府，見公馬瘦，操曰：「公馬因何而瘦？」關公曰：「賤軀頗重，馬不能載，因此常瘦。」操令左右備一馬來。須臾牽至，那馬身如火炭，狀甚雄偉。操指曰：「公識此馬否？」公曰：「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？」操曰：「然也。」遂並鞍轡送與關公。關公再拜稱謝。操不悅曰：「吾累送美女、金帛，公未嘗下拜，今吾贈馬，乃喜而再拜：何賤人而貴畜耶？」關公曰：「吾知此馬日行千里，今幸得之，若知兄長下落，可一日而見面矣。」操愕然而悔。關公辭去。後人有詩嘆曰：

威傾三國著英豪，一宅分居義氣高。奸相枉將虛禮待，豈知關羽不降曹。

操問張遼曰：「吾待雲長不薄，而彼常懷去心，何也？」遼曰：「容某探其情。」次日，往見關公，禮畢，遼曰：「我薦兄在丞相處，不曾落後？」公曰：「深感丞相厚意。只是吾身雖在此，心念皇叔，未嘗去懷。」遼曰：「兄言差矣。處世不分輕重，非丈夫也。玄德待兄，未必過於丞相，兄何故只懷去志？」公曰：「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，奈吾受劉皇叔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

可背之。吾終不留此，要必立效以報曹公，然後去耳。」遼曰：「倘玄德已棄世，公何所歸乎？」公曰：「願從於地下。」遼知公終不可留，乃告退。回見曹操，具以實告。操嘆曰：「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之義士也！」荀彧曰：「彼言立功方去，若不教彼立功，未必便去。」操然之。

卻說玄德在袁紹處，旦夕煩惱。紹曰：「玄德何故常憂？」玄德曰：「二弟不知音耗，妻小陷於曹賊，上不能報國，下不能保家，安得不憂？」紹曰：「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。方今春暖，正好興兵。」便商議破曹之策。田豐諫曰：「前操攻徐州，許都空虛，不及此時進兵，今徐州已破，操兵方銳，未可輕敵。不如以久持之，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。」紹曰：「待我思之。」因問玄德曰：「田豐勸我固守，何如？」玄德曰：「曹操欺君之賊，明公若不討之，恐失大義於天下。」紹曰：「玄德之言甚善。」遂欲興兵。田豐又諫，紹怒曰：「汝等弄文輕武，使我失大義！」田豐頓首曰：「若不聽臣良言，出師不利。」紹大怒，欲斬之，玄德力勸，乃囚於獄中。沮授見田豐下獄，乃會其宗族，盡散家財，與之訣曰：「吾隨軍而去，勝則威無不加，敗則一身不保矣！」衆皆下淚送之。

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，進攻白馬。沮授諫曰：「顏良性狹，雖驍勇，不可獨任。」紹曰：「吾之上將，非汝等可料。」大軍進發至黎陽，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。曹操急議興兵抵敵。關公聞知，遂入相府見操曰：「聞丞相起兵，某願爲前部。」操曰：「未敢煩將軍。早晚有事，當來相請。」關公乃退。操引兵十五萬，分三隊而行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。操先提五萬軍

親臨白馬，靠土山剗住。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，顏良前部精兵十萬，排成陣勢。操駭然，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：「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，今可與顏良一戰。」宋憲領諾，綽鎗上馬，直出陣前。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，見宋憲馬至，良大喝一聲，縱馬來迎。戰不一合，手起刀落，斬宋憲於陣前。曹操大驚曰：「真勇將也！」魏續曰：「殺我同伴，願去報讎！」操許之。續上馬持矛，徑出陣前，大罵顏良。良更不打話，交馬一合，照頭一刀，劈魏續於馬下。操曰：「今誰敢當之？」徐晃應聲而出，與顏良戰二十合，敗歸本陣。諸將慄然。曹操收軍，良亦引軍退去。

操見連折二將，心中憂悶。程昱曰：「某舉一人，可敵顏良。」操問是誰，昱曰：「非關公不可。」操曰：「吾恐他立了功便去。」昱曰：「劉備若在，必投袁紹。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，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。備既死，雲長又安往乎？」操大喜，遂差人去請關公。關公即入辭二嫂。二嫂曰：「叔今此去，可打聽皇叔消息。」關公領諾而出，提青龍刀，上赤兔馬，引從者數人，直至白馬來見曹操。

操叙說：「顏良連誅二將，勇不可當，特請雲長商議。」關公曰：「容某觀之。」操置酒相待。忽報顏良搦戰，操引關公上土山觀看。操與關公坐，諸將環立。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，旗幟鮮明，鎗刀森布，嚴整有威，乃謂關公曰：「河北人馬，如此雄壯！」關公曰：「以吾觀之，如土雞瓦犬耳。」操又指曰：「麾蓋之下，綉袍金甲，持刀立馬者，乃顏良也。」關公舉目一望，謂操曰：「吾觀顏良，如插標賣首耳！」操曰：「未可輕視。」關公起身曰：「某雖不才，

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，來獻丞相。」張遼曰：「軍中無戲言，雲長不可忽也。」

關公奮然上馬，倒提青龍刀，跑下土山來，鳳目圓睜，鬚眉直豎，直衝彼陣。河北軍如波開浪裂，關公徑奔顏良。顏良正在麾蓋下，見關公衝來，方欲問時，關公赤兔馬快，早已跑到面前；顏良措手不及，被雲長手起一刀，刺於馬下；忽地下馬，割了顏良首級，拴於馬項之下，飛身上馬，提刀出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河北兵將大驚，不戰自亂。曹軍乘勢攻擊，死者不可勝數；馬匹器械，搶奪極多。關公縱馬上山，眾將盡皆稱賀。公獻首級於操前。操曰：「將軍真神人也！」關公曰：「某何足道哉！吾弟張翼德，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，如探囊取物耳！」操大驚，回顧左右曰：「今後如遇張翼德，不可輕敵。」令寫於衣襟袍底以記之。

卻說顏良敗軍奔回，半路迎見袁紹，報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勇將匹馬入陣，斬顏良而去，因此大敗。紹驚問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沮授曰：「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。」紹大怒，指玄德曰：「汝弟斬吾愛將，汝必通謀！留爾何用！」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。正是：初見方爲座上客，此日幾同階下囚。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

卻說袁紹欲斬玄德，玄德從容進曰：「明公只聽一面之詞，而絕向日之情耶？備自徐州失散，二弟雲長未知存否，天下同貌者不少，豈赤面長鬚之人即爲關某也？明公何不察之？」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，聞玄德之言，責沮授曰：「誤聽汝言，險殺好人！」遂仍請玄德上帳，坐議報顏良之讎。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：「顏良與我如兄弟，今被曹賊所殺，我安得不雪其恨！」玄德視其人，身長八尺，面如獬豸，乃河北名將文醜也。袁紹大喜曰：「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。吾與十萬軍兵，便渡黃河，追殺曹賊。」沮授曰：「不可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乃爲上策；若輕舉渡河，設或有變，衆皆不能還矣。」紹怒曰：「皆是汝等遲緩軍心，遷延日月，有妨大事！豈不聞『兵貴神速』乎！」沮授出嘆曰：「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；悠悠黃河，吾其濟乎！」遂託疾不出議事。玄德曰：「備蒙大恩，無可報効，意欲與文將軍同行：一者報明公之德，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。」紹喜，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。文醜曰：「劉玄德屢敗之將，於軍不利。既主公要他去時，某分三萬軍，教他爲後部。」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。

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，倍加欽敬，表奏朝廷，封雲長爲漢壽亭侯，鑄印送關公。忽報：「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，已據延津之上。」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，然後自領兵迎之，傳下將令，以後軍爲前軍，以前軍爲後軍，糧草先行，軍兵在後。呂虔曰：「糧草在先，

軍兵在後，何意也？」操曰：「糧草在後，多被擄掠，故令在前。」虔曰：「倘遇敵軍劫去，如之奈何？」操曰：「且待敵軍到時，卻又理會。」虔心疑未決。操令糧食輜重，沿河塹至延津。

操在後軍，聽得前軍發喊，急教人看時，報說：「河北大將文醜兵至，我軍皆棄糧草，四散奔走。後軍又遠，將如之何？」操以鞭指南阜曰：「此可暫避。」人馬急奔上阜。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，盡放其馬。文醜軍掩至，衆將曰：「賊至矣！可急收馬匹，退回白馬！」荀攸急止之曰：「此正可以餌敵，何故反退？」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。攸知其意，不復言。文醜軍既得糧草、車仗，又來搶馬。軍士不依隊伍，自相雜亂。曹操卻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，文醜軍大亂。曹兵圍裹將來，文醜挺身獨戰，軍士自相踐踏。文醜止遏不住，只得撥馬回走。操在土阜上指曰：「文醜爲河北名將，誰可擒之？」張遼、徐晃飛馬齊出，大叫：「文醜休走！」文醜回頭，見二將趕上，遂按住鐵鎗，拈弓搭箭，正射張遼。徐晃大叫：「賊將休放箭！」張遼低頭急躲，一箭射中頭盔，將簪纓射去。遼奮力再趕，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，那馬跪倒前蹄，張遼落地。文醜回馬復來，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。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，晃料敵不過，撥馬而回。文醜沿河趕來。

忽見十餘騎馬，旗號翩翩，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，乃關雲長也，大喝：「賊將休走！」與文醜交馬，戰不三合，文醜心怯，撥馬遶河而走。關公馬快，趕上文醜，腦後一刀，將文醜斬下馬來。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，大驅人馬掩殺。河北軍大半落水，糧草、馬匹仍被曹操奪回。

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。正殺之間，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。前面哨馬探知，報與玄德云：「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。」玄德慌忙驟馬來看，隔河望見一簇人馬，往來如飛，旗上寫着「漢壽亭侯關雲長」七字。玄德暗謝天地曰：「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！」欲待招呼相見，被曹兵大隊擁來，只得收兵回去。

袁紹接應至官渡，下定寨柵。郭圖、審配人見袁紹，說：「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，劉備佯推不知。」袁紹大怒，罵曰：「大耳賊！焉敢如此！」少頃，玄德至，紹令推出斬之。玄德曰：「某有何罪？」紹曰：「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，如何無罪！」玄德曰：「容伸一言而死。曹操素忌備，今知備在明公處，恐備助公，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，公知必怒：此借公之手以殺玄德也，願明公思之。」袁紹曰：「玄德之言是也，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！」喝退左右，請玄德上帳而坐。玄德謝曰：「荷明公寬大之恩，無可補報，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，使知劉備消息，彼必星夜來到，輔佐明公，共誅曹操，以報顏良、文醜之讎，若何？」袁紹大喜曰：「吾得雲長，勝顏良、文醜十倍也！」玄德修下書劄，未有人送去。紹令退軍武陽，連營數十里，按兵不動。

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，自己班師回許都，大宴衆官，賀雲長之功。因謂呂虔曰：「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，乃餌敵之計也，惟荀公達知吾心耳。」衆皆嘆服。正飲宴間，忽報：「汝南有黃巾劉辟、龔都，甚是猖獗。曹洪累戰不利，乞遣兵救之。」雲長聞言，進曰：「關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破汝南賊寇。」操曰：「雲長建立大功，未曾重酬，豈可復勞征進？」公曰：

「關某久閑，必生疾病，願再一行。」曹操壯之，點兵五萬，使于禁、樂進爲副將，次日便行。荀彧密謂操曰：「雲長常有歸劉之心，倘知消息必去，不可頻令出征。」操曰：「今次收功，吾不復教臨敵矣。」

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，剗住營寨。當夜，營外拿了兩個細作人來。雲長視之，內中認得一人，乃孫乾也。關公叱退左右，問乾曰：「公自潰散之後，一向踪跡不聞，今何爲在此處？」乾曰：「某自逃難，飄泊汝南，幸得劉辟收留。今將軍爲何在曹操處？未識甘、糜二夫人無恙否？」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。乾曰：「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，欲往投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劉、龔二人歸順袁紹，相助攻曹。天幸得將軍到此，因特令小軍引路，教某爲細作，來報將軍。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，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，與玄德公相見。」關公曰：「既兄在袁紹處，吾必星夜而往。但恨吾斬紹二將，恐今事變矣。」乾曰：「某當先往探彼虛實，再來報將軍。」公曰：「吾見兄長一面，雖萬死不辭。今回許昌，便辭曹操也。」當夜密送孫乾去了。

次日，關公引兵出，龔都披挂出陣。關公曰：「汝等何故背反朝廷？」都曰：「汝乃背主之人，何反責我！」關公曰：「我何爲背主？」都曰：「劉玄德在袁本初處，汝卻從曹操，何也？」關公更不打話，拍馬舞刀向前。龔都便走，關公趕上。都回身告關公曰：「故主之恩，不可忘也。公當速進，我讓汝南。」關公會意，驅軍掩殺。劉、龔二人佯輸詐敗，四散去了。雲長奪得州縣，安民已定，班師回許昌。曹操出郭迎接，賞勞軍士。

宴罷，雲長回家，參拜二嫂於門外。甘夫人曰：「叔叔兩番出軍，可知皇叔音信否？」公

答曰：「未也。」關公退，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：「想皇叔休矣，二叔恐我姊妹煩惱，故隱而不言。」正哭間，有一隨行老軍，聽得哭聲不絕，於門外告曰：「夫人休哭，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。」夫人曰：「汝何由知之？」軍曰：「跟關將軍出征，有人在陣上說來。」夫人急召雲長，責之曰：「皇叔未嘗負汝，汝今受曹操之恩，頓忘舊日之義，不以實情告我，何也？」關公頓首曰：「兄今委實在河北。未敢教嫂嫂知者，恐有泄漏也。事須緩圖，不可欲速。」甘夫人曰：「叔宜上緊。」公退，尋思去計，坐立不安。

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，報與曹操。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。關公正悶坐，張遼入賀曰：「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，特爲賀喜。」關公曰：「故主雖在，未得一見，何喜之有？」遼曰：「兄與玄德交，比弟與兄交何如？」公曰：「我與兄，朋友之交也；我與玄德，是朋友而兄弟，兄弟而又君臣也。豈可共論乎？」遼曰：「今玄德在河北，兄往從否？」關公曰：「昔日之言，安可背之！文遠須爲我致意丞相。」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。操曰：「吾自有計留之。」

且說關公正尋思間，忽報有故人相訪。及請入，卻不相識。關公問曰：「公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。」關公大驚，急退左右，問曰：「先生此來，必有所爲。」震出書一緘，遞與關公。公視之，乃玄德書也。其略云：

備與足下，自桃園締盟，誓以同死。今何中道相違，割恩斷義？君必欲取功名、圖富貴，願獻備首級，以成全功。書不盡言，死待來命。

關公看書畢，大哭曰：「某非不欲尋兄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！」震曰：「玄德望公甚切。公既不背舊盟，宜速往見。」關公曰：「人生天地間，無終始者，非君子也。吾來時明白，去時不可不明白。吾今作書，煩公先達知兄長，容某辭卻曹操，奉二嫂來相見。」震曰：「倘曹操不允，爲之奈何？」公曰：「吾寧死，豈肯久留於此！」震曰：「公速作回書，免致劉使君懸望。」關公寫書答云：

竊聞義不負心，忠不顧死。羽自幼讀書，粗知禮義，觀羊角哀、左伯桃之事，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。前守下邳，內無積粟，外無援兵，欲即效死，奈有二嫂之重，未敢斷首捐軀，致負所託，故爾暫且羈身，冀圖後會。近至汝南，方知兄信，即當面辭曹公，奉二嫂歸。羽但懷異心，神人共戮。披肝瀝膽，筆楮難窮。瞻拜有期，伏惟照鑒。

陳震得書自回。

關公入內告知二嫂，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。操知來意，乃懸迴避牌於門。關公快快而回，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，早晚伺候，分付宅中，所有原賜之物，盡皆留下，分毫不可帶去。次日再往相府辭謝，門首又挂迴避牌。關公一連去了數次，皆不得見，乃往張遼家相探，欲言其事。遼亦託疾不出。關公思曰：「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。我去志已決，豈可復留！」即寫書一封，辭謝曹操。書略曰：

羽少事皇叔，誓同生死，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請三事，已蒙恩諾。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，回思昔日之盟，豈容違背？新恩雖厚，舊義難忘。茲特奉書

告辭，伏惟照察。其有餘恩未報，願以俟之異日。

寫畢，封固，差人去相府投遞；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，一一封置庫中，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，請二夫人上車。關公上赤兔馬，手提青龍刀，率領舊日跟隨人役，護送車仗，逕出北門。門吏擋之，關公怒目橫刀，大喝一聲，門吏皆退避。關公既出門，謂從者曰：「汝等護送車仗先行，但有追趕者，吾自當之，勿得驚動二位夫人。」從者推車，望官道進發。

卻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，左右報關公呈書。操即看畢，大驚曰：「云長去矣！」忽北門守將飛報：「關公奪門而去，車仗、鞍馬二十餘人，皆望北行。」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：「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，美女十人，另居內室；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。丞相所撥人役，皆不帶去，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，出北門去了。」衆皆愕然。一將挺身出曰：「某願將鐵騎三千，去生擒關某，獻與丞相！」衆視之，乃將軍蔡陽也。正是：欲離萬丈蛟龍穴，又遇三千狼虎兵。蔡陽要趕關公，畢竟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